



前秦錄五 春秋卷第三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堅中



建元八年春二月以清河房曠為尚書左丞徵曠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胤為尚書郎北平陽陟田勰陽瑤鶩之子也為著作佐郎郝晷為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也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革也不宜復汚聖朝願陛下為燕戮之乃出評為范陽太守燕

之諸王悉補邊郡三月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
才成一執者所在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
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執者罷遣還民復魏
晉士籍使役有常其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
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畱心儒學
乃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叙者八十三
人堅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
帛之費大官後宮減常度三等百僚之秩以次
降之是時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

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
於占西南國亾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
梁密謀戒嚴夏五月以高平徐攀爲琅邪太守
攀統之少子以舊恩拔之也六月癸酉冀州牧
王猛入爲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
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陽平公融爲
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牧
融將發堅祖于灞東奏樂賦詩秋八月丞相王
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曰元相

之重儲傳之尊端右事繁京牧任大總督戎機
出納帝命文武兩寄巨細並關以伊呂蕭曹之
賢尚不能兼况臣猛之無似乎章三四上堅不
許曰朕方混一四海非卿無可委者卿之不得
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既爲相堅端拱
于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
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
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國富兵
強戰無不克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

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
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

長安大街夾樹楊槐

車頻秦書作
兩邊種槐

下走朱輪上

有鸞棲英彥雲集誨我萌黎堅勅太子宏及長
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在
冀州高選綱紀以尚書郎房默河間相申紹爲
治中別駕清河崔宏爲州從事管記室融年少
爲政好新奇貴苛察申紹數規正導以寬和融
雅敬之未能盡從後紹出爲濟北太守融屢以

過失聞數致譴讓乃自恨不用紹言融嘗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復遣燕尚書郎高泰往事遂得釋詳具泰傳冬十一月都督北藩諸軍事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老卒建元九年春三月魏昭成帝復使燕鳳來聘夏四月天鼓鳴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或名蚩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猛言於堅曰尾箕燕之分野東井秦之分

野今彗星起尾箕而掃東井害深禍大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燕當爲代所滅慕容暐父子兄弟凶虜也我之仇讐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剪除渠帥以寧皇秦若旦誅鮮卑不夕滅彗星者臣請就妖言之戮堅不納更以暐爲尚書垂爲京兆尹冲爲平陽太守陽平公融聞之上疏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於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然後獲之本

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來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
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
猛獸終不可養狼子野心星變如此願少畱意
以思天戒臣居可言之地不容默已詩曰兄弟
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
况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爲德未克而懷是非立
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
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
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爲一

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天道助
順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若能內求諸已何懼外
患乎秋八月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
與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績沮水諸戍皆委
城奔潰亮懼退守磬險

水經注云亮以容裴谷嶮固難拔保而居之

九月安遂進寇漢川冬十月堅使益州刺史王
統秘書監朱彤帥步騎二萬爲前鋒出漢川寇
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步騎三萬
出劍門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衆來

拒戰於青谷亮兵敗績奔固西城彤乘勝拔漢
中徐成攻劍閣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晉奮威將
軍西蠻校尉梓潼太守周彪固守涪城遣步騎
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趨江陵朱彤邀而獲之彪
遂降安十一月安克梓潼晉荊州刺史桓豁遣
江夏相竺瑤一作瑗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
戰死引兵而退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
兵拒彤等於縣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
五千奔於南中安當進兵遂陷梁益二州於是

西南夷邛苻夜郎等皆來歸附堅以楊安爲右
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鎮西將軍梁州
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爲
南秦州刺史鎮仇池堅欲以周彪爲尚書郎彪
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
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足爲榮况
郎官乎遂不仕自是每入見或箕踞而坐呼之
爲氏賊堅不悅後值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
晉家元會與此何如彪攘袂厲聲曰戎狄聚集

譬猶犬羊相群何敢比擬天朝群臣以虺不遜
屢請誅之堅待之彌厚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
守毛虎生率其子梓潼太守來伐至巴西糧盡
退屯巴東是歲鮮卑勃寒寇掠隴右堅使乞伏
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建元十年春三月侍中太尉建寧烈公李威卒
夏四月堅下書曰巴夷險逆寇亂益州招引吳
軍爲唇齒之勢特進鎮軍將軍護羌校尉鄧羌
可師甲士五萬星夜赴討五月蜀人張育楊光

等起兵二萬以應巴獠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
將軍桓石虔帥衆三萬攻墊江寧州刺史姚萇
帥兵拒之敗績退屯五城瑤與石虔移屯巴東
張育自號蜀王遣使稱藩於晉與巴獠酋帥張
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六月育改元黑
龍秋七月張育與張重等爭權舉兵相攻鄧羌
與楊安等襲擊育敗之育與楊光退屯緜竹八
月鄧羌敗晉師於涪西九月楊安敗張重尹萬
于成都南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羌復擊張

育楊光於縣竹皆斬之益州遂平羌勒銘於岷
山而還冬十一月羌至自成都堅引見勞之增
邑三千戶十二月有人入明光殿大呼謂堅曰
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
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秘書侍郎略陽趙整固請
誅鮮卑堅不聽

建元十一年春正月長安大風宮中樹悉拔遣
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
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

陵王歡

一作觀又作勸見前燕傳

爲國子祭酒堅雅好文學

英儒畢集純博之精莫如歡也終于太子少傅
夏五月清河武侯王猛寢疾堅親爲之祈南北
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岳諸神無不
周備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已下猛上疏曰不
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
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
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
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猶如拾芥夫

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
哲王知功業之不易兢兢業業如臨深谷伏惟
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
堅親至猛第省疾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
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
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讐終爲人患宜漸除之
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年五十一比殮堅三臨哭
之甚慟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我平一六合耶
何奪我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贈侍

中丞相餘如故諡武侯朝禁巷哭三日冬十月
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
觀于未央南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
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尊崇
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
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
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二十人給一經生
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教掖庭選闈
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尚書郎王佩讀

一國春秋 卷三十一 九
讖殺之學讖者遂絕又置左右鎮郎及拂蓋郎
是年長安樵人于城內見金鼎走白豎豎遣載
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又有射師經
嵩山望見松上有一隻白鳥似鵠而大至樹下
又見一蛇長四五丈許上樹取鳥鳥欲飛蛇張
口噏之鳥不得去繽紛一澆頃射師彀弓射三
矢蛇落鳥得去去樹百餘步山邊整理羽毛須
臾雲雷電發射師懼不得旋踵見向鳥徘徊其
上毛落紛紛似如相援如此數陣雲息電滅射
師得免鳥亦飛去

建元十二年春正月癸巳初高陵縣民穿井得
龜大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命作池養
之食之以粟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
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
命秦庭卽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
終終必妖興亾國之徵也二月下詔曰朕聞王
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
相嘗謂帝王易爲自丞相違世鬢髮中白每一

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既無丞相或政教淪替
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三月遣兵攻
南鄉拔之山蠻三萬戶來降夏四月下詔曰涼
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
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
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河西遣尚書郎閻
負梁姝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
命卽進師撲討堅嚴飭鹵簿親餞萇等於城西
賞行將士各有差是時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

謂周虓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虓曰戎狄以來
未之有也堅又遣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
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萇等後繼秋
七月閻負梁姝至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
在保境命軍士縛負姝射殺之遣龍驤將軍馬
建帥衆二萬出拒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
自青石一作清石津攻其將梁粲一作濟於河會城陷
之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宿
城宿一作縮又陷之馬建懼自楊非一作川退還清塞

天錫遣征東常據率衆三萬助馬建軍於洪池
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涼州諸將勸據
迎擊以挫其鋒據畏不敢動天錫又自率中軍
五萬進次金昌城萇熙聞天錫來逼攻建益急
建帥萬人來降遂進攻據辛卯戰于洪池據敗
伏劒自殺癸巳萇軍進入清塞乘高列陳天錫
又遣司兵趙克哲爲前鋒與萇等戰於赤岸克
哲大敗俘斬三萬八千級天錫懼奔還姑臧致
牋請降甲午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

昇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長安郡縣悉
降涼州平九月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
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
于關中五品稅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餘皆
安堵如故遣使者以安車徵處士郭瑀定禮儀
會瑀父喪而止姑臧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
就受業焉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
歸義侯拜比部尚書萇等將征天錫先爲築第
于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

正爲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爲燉煌太守張烈爲尚書郎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爲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爲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叙梁熙清儉愛民河右安之又以天錫武威太守燉煌索泮爲別駕宋皓爲主簿西平郭護起兵來攻熙以皓爲折衝將軍討平之冬十月劉衛辰爲魏昭成帝所逼遣使求救堅遣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爲北討大都督帥幽冀一作州兵十萬擊魏又遣後將軍并州刺史俱難鎮軍

將軍鄧羌尚書趙遷御史中丞李柔前將軍朱彤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劉衛辰爲鄉導洛菁之弟也初苟萇伐涼州遣揚武將軍馬暉建武將軍杜周帥八千騎西出恩宿邀張天錫走路期會姑臧暉等行澤中值水失期於法應斬有司奏徵下獄堅曰水春冬耗竭秋夏盛漲此乃萇量事失宜非暉等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過責功命暉等廻赴北軍擊代以自贖

衆咸以爲萬里召將非所應速堅曰暉等喜於
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暉等果倍道疾驅遂及
東軍十一月昭成帝使白部獨孤部來禦洛兵
皆不勝復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
庫仁者衛辰之族昭成帝之甥也洛等與庫仁
戰于石子嶺庫仁大敗奔遁弱水洛等逐之勢
甚窮迫昭成帝時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
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抄不得芻牧復
渡漠南洛兵稍退乃還十二月還至漠中帝病

益篤繼嗣未定世子獻明帝

諱寔

早卒太祖

諱珪獻明

子尚幼諸子每夜執兵警衛以備秦兵其族子

斤說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

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遶廬帳伺便

將發耳寔君信之旬有二日遂殺諸弟而弑帝

國中大亂時太祖母賀氏以太祖走依賀訥是

夜部人來告李柔張蚝勒兵趨之部衆逃潰遂

平代地洛等振旅而還堅以帝庶子窟咄年長

遷之長安使入太學讀書堅召燕鳳問代所以

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太祖於長安鳳以其幼弱固請於堅曰代王初薨臣子亾叛遺孫幼冲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長乃引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亾國使其子子孫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鳳尋辭堅東還堅下詔曰

張天錫藉祖父之資承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據偏隅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爰命兩師分討黠虜役不淹歲窮殄二兇俘降百萬闢土九千五帝之所未賓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懷風率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戎士悉復之五歲賜爵三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北將軍以鄧羌爲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

晉載記曰堅旣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計代王涉翼犍又遣後軍俱離與鄧羌等率步

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涉翼
捷庭翼捷戰敗遁於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
還陰山其子翼珪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
賞有差堅以翼捷荒俗未叅仁義令入太學以
翼珪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鄣邊
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僚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
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租稅其渠帥歲終令朝獻
出入往來爲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翼捷問曰
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啗牛羊而人不
壽何也翼捷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
召爲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
水草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
學陛下用教臣何爲堅善其對初堅旣克涼州議討西障氏羌
堅曰彼種落雜居不相統一不能爲中國大患
宜先撫諭徵其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

殿中將軍張旬前行宣慰庭中將軍張曷飛帥
騎二萬七千隨之曷飛忿其恃嶮不服縱兵擊
之大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前鋒督
護儲安以謝氏羌氏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
三千餘落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
還本州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太祖
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
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堅
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劉衛辰耻在

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守而叛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堅以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建元十三年春初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僕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一作鹵之田及是而成民賴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孝弟力田爵二級

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三日高句驪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朝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為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為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太史奏有星見於外國之分當有聖人入輔中國得之者昌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國有釋道安神清氣足方欲致之以輔朕躬並遣求之習鑿齒以腳疾廢于里巷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

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
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
蓋刺其蹇也俄以疾歸襄陽是年晉郎中張禕
使堅立在階下以手障額看堅堅問曰視天子
不過被被交領也卿何慢朕答曰臣在南中聞長安
氏爲天子謂陛下頭上有角堅大笑

建元十四年春二月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
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威將軍苟萇
尚書司馬慕容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

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征虜
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
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領軍
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強弩將軍王顯帥勁卒
四萬出武當繼進大會漢陽秦書作襄陽夏四月師

次河北晉南中郎將梁州刺史朱胤監河中諸
軍鎮襄陽以固北鄙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
虞旣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秦書作遊馬以渡序
惶駭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萬艘以濟

餘軍丕帥諸將進攻中城遣荀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江陵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及丕至攻西北隅果潰衆便移固新城丕遂引退襄陽人因謂此城爲夫人城晉車騎將軍桓冲擁衆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強不敢進保據上明丕欲急攻襄陽荀萇諫曰吾衆十倍於勦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內於許洛塞其運道絕

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堅又遣別將寇彭城晉以將軍毛穆之假節監江北諸軍事鎮廣陵秋七月兗州刺史揚武將軍彭超越之弟也遣使上言于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遂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帥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爲征南綦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帥右將軍毛當

後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陵江鄧保弟也從等
 步騎七萬寇淮陰一作陽盱眙八月彭超寇彭城
 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於西城晉
 右將軍毛虎生帥眾五萬鎮姑孰以禦之與俱
 難等相持于淮南九月梁州刺史梁熙遣使入
 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綵繒賜諸國王於是
 朝獻者十有餘國冬十月大宛獻天馬千里駒
 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
 種堅曰吾常慕漢文帝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

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彷彿古人矣
 乃命群臣作止馬之詩而遣之示無欲也群下
 以為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
 人堅與群臣飲酒于釣臺以秘書監朱彤秦書作朱
 彤為酒正堅曰今日之飲酒當令人以極醉為
 限秘書侍郎趙整以堅頗好酒作酒德之歌以
 諫之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宴群臣
 禮飲而已十一月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鎮洛陽
 謀反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也即命

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之兄也十二月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久淹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其功成贖罪因遣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時周虓密與桓冲書言秦陰事又逃奔漢中爲追騎所獲左右皆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

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赦而不問是歲天鼓鳴

建元十五年春正月丕等得詔惶恐衆咸疑懼莫知所爲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戮首丕乃命諸軍併力促圍攻之堅欲自率衆助丕詔陽

平公融將關東六州之衆會於壽春梁統統一作熙率河西之兵爲後繼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爲一城者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統亦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鑾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

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止晉以桓冲爲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六郡諸軍事自京口遷鎮姑孰冲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冠軍將軍南郡相淮南太守劉波一作江夏相劉夔帥衆八千汎舟沔泗乘虛致討以救襄陽又遣毛穆之游軍沔中波畏丕兵不敢進朱序出戰丕等屢敗序自恃連勝又以引退稍遠疑未能來不爲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丕約爲內應

不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
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爲不忠
斬之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
之序乃詣平原公暉自首堅喜而不問以爲尚
書將軍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送至
長安堅欲官之穆稱疾篤固辭不受以中壘將
軍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荆州
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
府器仗給之并選其才望禮而臣之以前將軍

張蚝爲并州刺史晉兗州刺史謝玄帥衆萬餘
救彭城遣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軍於

泗口

一作泗

欲遣間使報龍驤將軍戴遂令知救

至其道無由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以趨彭
城玄遣之爲秦所獲乃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
泓僞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
報爲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圍彭城置輜
重於畱城謝玄乃揚聲遣何謙等帥衆萬餘向
畱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謙馳進

解彭城圍戴遂帥衆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畱
兗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難旣陷淮陰
畱鄧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三月癸未晉右將
軍毛武生帥衆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遣前鋒
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溯江而上
進次巴西堅遣南巴校尉姜宇將軍張紹仇生
等水陸五千拒之武生等爲紹所敗俘斬七千
餘人武生退屯巴東蜀人李焉一作鳥聚衆二萬
圍成都以應武生堅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

夏四月戊申韋鍾攻梁州魏興太守吉挹遣衆
拒之斬七百餘級鍾帥衆欲趨襄陽挹又要擊
之斬五千餘級鍾怒廻軍圍挹挹又屢挫其銳
其後堅軍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垂欲陷引刀欲
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
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鍾至執之
挹不言不食而死堅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
彥遠潔已于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
忠臣也遂寇蜀漢進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

州刺史周仲孫並委城奔潰毛當王顯帥衆二
萬自襄陽而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
難超陷盱眙執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璪之
一作藻之遂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衆共六萬去
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晉孝武帝遣征
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
遊擊將軍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邱
準帥衆四萬次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
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

潰散玄帥衆三萬次白馬塘俱難遣將軍都顏
帥騎逆玄戰於塘西大敗斬顏六月丙子玄進
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大敗退保盱眙戊子
玄進次石梁帥衆五萬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
退屯淮陰何謙解田洛圍進次白馬又與難等
合戰鄧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遂
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難超復大敗玄叅軍劉
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
都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又破其運艦難

超相率北走僅以身免俱難歸罪彭超斬司馬
柳渾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超
乃自殺難削爵爲庶人堅賞堂邑之功以毛當
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平東將
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平吳校尉揚州刺
史戍下邳是歲大饑

建元十六年春正月堅復以北海公重爲鎮北
大將軍鎮薊二月起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學生
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秘書監朱彤諫曰陛

下東征西伐所向無勦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雖
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
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之術殆非所以馴致
升平也夫養將之法譬之養馬秣以高櫪習以
戰馭長鞭策後金勒制前折旋規矩任知進退
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于兵廼更使受
教於諸生非所以強其志氣也此無益于實而
有損于名惟陛下圖之堅乃止三月堅以行唐
公洛爲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寧益西南夷諸

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使自伊關趨襄陽泝漢而上洛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嘗爲邊牧自以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怒謀于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于外旣投之於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于漢水耳爲宜束手受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於諸君意何如幽州治中平規一作顏曰逆取順守湯武是也因禍爲福桓文是

也主上雖不爲昏暴然窮兵黷武民思息肩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雲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總烏桓鮮卑東引句麗百濟控弦之士不減十萬奈何束手就縛蹈不測之禍乎洛攘袂大呼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都督秦王署置百官以平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之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及新一作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懼而欲止平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

幽并之兵南出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
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
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指麾定矣洛從之夏
四月洛帥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
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讓洛曰天下未一家兄
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
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陋不足
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
潼關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左將

軍竇衝及步兵校尉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
將軍都貴馳傳詣鄴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
陽平公融爲征討大都督授之節度使屯騎校
尉石越帥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浮海四百餘
里襲和龍北海公重亦悉薊城之衆與洛會屯
中山有衆十萬五月衝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
大敗生擒洛及其將蘭殊送長安呂光追斬重
於幽州石越襲和龍斬平規及其黨與百餘人
幽州悉平堅赦蘭殊署爲將軍徙洛于涼州之

西海郡六月徵陽平公融為侍中中書監都督
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領宗正錄
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為
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關
東地廣人殷且諸羌種類繁茲思所以鎮靜之
秋七月引群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
繁今欲分三原九嶽武都汧雍氏十五萬戶使
諸宗親各領之散居要鎮不忘舊德為磐石之
宗於諸君意何如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

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長

樂公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為新券主以仇池氏

會射聲校尉楊膺為征東左司馬膺丕之九嶽

氏會長水校尉齊午為右司馬午膺之各領一

千五百戶為長樂世卿長樂國郎中令略陽垣

敞為錄事參軍侍講扶風韋幹為參軍事申紹

為別駕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

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為喪

亂流離之象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

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
領護赤河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
書令梁讜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
將軍毛興爲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
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爲鷹揚將軍
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河并二州
各配氐戶三千興騰本苻氏婚姻氏之崇望也
平原公暉爲都督豫洛荆南充東豫揚六州諸
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

治豐陽以鉅鹿公叡爲安東大將軍雍州刺史
鎮蒲阪各配氐戶三千二百冬十月以左禁將
軍楊璧爲秦州刺史尚書趙遷爲洛州刺史南
巴校尉姜宇爲寧州刺史十二月以左將軍都
貴爲荊州刺史鎮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爲刺
史鎮許昌是歲高密內史毛瓌之等二百餘人
歸附于晉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
以侈懸珠簾於太極前殿以朝群臣宮宇車乘
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又使

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爲縷以繆之尚書金部郎中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能致治和平慶垂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此萬古所以傳載也願陛下則采椽之不斲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于天下流休範于無窮賤金玉貴五穀勤恤民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物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旣登告成東岳蹤軒皇以齊美晒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

大悅曰非卿之忠何由聞朕過乎悉命去之以元略爲諫議大夫是年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員下向爲斗橫梁昂者爲升低者爲合梁一頭爲籥籥同黃鍾可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道安安曰此王莽時物自言出自舜皇龍戊辰改正卽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大小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堅乃勅學士內外有疑皆師于安故時人爲之諺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建元十七年春二月鄴善王及車師前部王皆

來朝堅引見于太極前殿大宛獻汗血馬肅慎
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羌抑摩獻羊六角二口
四角八口新羅國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
美髮髮長丈餘康居于真及海東諸國凡六十
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是時四夷賓服湊集
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人為之題目謂
胡人為側鼻東夷為廣面闊額北夷為匡腳南
蠻為臙蹄方以類名也其年自正月不雨至於
六月堅徹樂減膳出宮女以迎和氣秋八月收

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凡苟太后李威之

事慙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村加其罪著作

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著作郎董裴一作裴雖

更書時事然十不得一冬十一月荆州刺史都

貴一作郝貴遣襄陽太守司馬閻振中兵參軍

吳仲等帥眾二萬入寇竟陵畱輜重於管城水

陸輕進晉車騎將軍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虔

與弟衛軍參軍桓石民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

二萬拒之相持月餘十二月甲辰石虔設計夜

來朝堅引見于太極前殿大宛獻汗血馬肅慎
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羌抑摩獻羊六角二口
四角八口新羅國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
美髮髮長丈餘康居于真及海東諸國凡六十
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是時四夷賓服湊集
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人爲之題目謂
胡人爲側鼻東夷爲廣面闊額北夷爲匡腳南
蠻爲臙蹄方以類名也其年自正月不雨至於
六月堅徹樂減膳出宮女以迎和氣秋八月收

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苟太后李威之

事慙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

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著作郎董裴一作裴雖

更書時事然十不得一冬十一月荆州刺史都

貴一作郝貴遣襄陽太守司馬閻振中兵參軍

吳仲等帥衆二萬入寇竟陵畱輜重於管城水

陸輕進晉車騎將軍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虔

與弟衛軍參軍桓石民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

二萬拒之相持月餘十二月甲辰石虔設計夜

渡激水既濟振等始覺襲擊之戰於激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進攻癸亥遂拔管城斬振及仲大小將帥二十九人送于京師俘虜萬七千馬數百匹牛羊千頭裝鎧三百領貴以輕騎走保襄陽堅遣左將軍竇衝率眾攻平陽太守張元熙于皇天塢河南太守楊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于洛陽

春秋第三十七卷

前秦錄七

春秋卷第三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堅下

建元十八年春正月饗群臣於前殿奏樂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曰名不虛得因擢爲上第三月大司農東海公陽王猛子員外散騎侍郎皮尚書郎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堅問其

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
死不以罪齊襄公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臣亦
為父復仇耳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死事不在
朕卿豈不知之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
而臣不免貧賤故欲圖富貴耳堅讓皮曰丞相
臨終托卿以十具牛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
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周彪曰昔漸離豫讓
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彪世荷
晉恩豈敢忘之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

皆赦不誅徙陽於涼州之高昌郡皮彪於朔方
之北彪加考楚不食而卒歛已經旬堅復剖棺
臨視彪屍倏忽迴眸鬢髭張裂睛瞳明亮顧迴
盼堅堅覩而喜乃厚加贈賻三月徙銅駝銅馬
飛廉翁仲於長安是月大風吹壞長安西門拔
宮中大樹倒根於上夏四月以王皮兄扶風太
守王永為幽州刺史陽平公融以位忝宗正不
能肅遏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不許乃以融為
司徒固辭不受堅銳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

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新平郡獻王
器初堅卽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
爲太史令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
州洪水大起徙西流惟有雄子定九州此卽三
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
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按圖讖之文陛下當
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於京師三秦大戶
置之邊地以應圖讖之言王猛以爲左道勸堅
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

劉湛學明于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
里名曰鷄間記言此里應出古帝王寶器其名
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于
咸陽西北吾之子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
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
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於壬
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耕地得之以獻器銘篆
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皇后三爲三公四
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

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三后內
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
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
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
祿大夫五月幽州蝗生廣袤千里使散騎常侍
彭城劉蘭持節爲使者發幽州并冀民撲除之
秋八月以樂安男朗爲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
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
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

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於蜀將以攻晉
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入朝堅
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
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
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制寘等請曰大
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乞依漢法置都
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於是遣驍騎將
軍呂光爲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凌
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

將車師前部王總兵十萬鐵騎七千西伐龜茲
 及焉耆諸國陽平公融切諫曰西域荒遠得其
 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役漢武征之得不補失
 今虛耗中國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
 臣竊惜之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
 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
 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
 諫堅皆不納晉桓冲使揚威將軍孫綽擊荊州
 刺史都貴於襄陽遂焚燒沔北田稻掠襄陽百

姓六百餘戶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來伐魏興太
 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麴常
 遁走三郡皆歸于晉冬十月堅臨太極殿引群
 臣會議曰自吾統承大業垂三十載芟夷逋穢
 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
 不一未嘗不臨食輟舖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
 計兵仗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
 伐南裔此行也朕與陽平公之任非諸將之事
 於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

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
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櫬
啟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走死江海猛將追之
卽可賜命南巢返中州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
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
中岳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
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
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
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

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有大惡謝安桓冲江左
偉才君臣輯睦上下同心可謂晉有人焉臣聞
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良久曰
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吳人恃險
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臨六師問罪衡越誠合
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
懸象無差犯之必有天殃且晉中宗藩王耳夷
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于人昌明其孫也
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

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民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易可知者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爲勾踐所滅仲謀澤被全吳孫皓因三世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今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越曰臣聞紂爲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深願陛下且厲兵積粟以待天時

群臣各言利害庭議者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群臣皆出獨畱陽平公融議之堅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群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今伐晉有三難歲星在牛斗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勦之心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

今強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
暗弱乘累捷之威擊垂亾之寇何患不克豈可
復畱此殘賊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不
可伐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
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滿
畿甸舊人族類徙斥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
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畱守
京師鮮卑羗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
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將有不測之變生於

腹心肘腋後雖悔之不可及也臣智識愚淺誠
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獨
不記其臨終之言乎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南
遊灞上從容謂群臣曰軒轅大聖人也其仁若
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
以兵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
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
歸豈敢優遊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
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

鼓行而摧遺晉若裔風之隕秋擗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昔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群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將軍京兆尹慕容垂言于堅曰弱吞于強小併于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夫以陛下神武

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畱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一之功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疋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復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亾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今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

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耶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耶終爲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通變耳堅素重沙門道安群臣謂道安曰主上將有事于東南公何不乘間爲蒼生致一言也十一月堅出遊東苑與道安同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富有八州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遙順

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栖無爲端拱而化自足比隆堯舜何爲勞身于馳騎倦口于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卑氣癘舜禹遊而不返秦皇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且陽平公懿戚石越重臣皆憂國至深並謂不可猶尚見拒貧道淺陋言必不允旣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

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
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旣大運所鍾將簡
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
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
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
衣冠之胄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爲靖難銓才
不爲窮兵極武安曰若鑾駕必欲親動亦不須
遠涉江淮止宜駐蹕洛陽枕戈蓄銳遣使者奉
尺書于前諸將總六師于後彼必稽首入陳如

其不庭伐之未晚堅不納堅所幸張夫人又切
諫亦不納融與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
後數十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亦諫曰臣聞
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
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
軌後車之明鑒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
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
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十二月所司奏劉
蘭討虜幽州經秋冬不能滅請徵下廷尉詔獄

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歲乃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苳上田畝收百石下田五十石是年日在東井有白虹十餘丈在南于日災在秦分識者以爲秦亾之象

建元十九年春正月呂光發兵長安堅餞之于建章宮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尊以王化之法勿

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來貢獻其方物自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彗星掃東井上林竹死洛陽地陷災異屢見堅甚惡之夏五月晉車騎將軍桓冲帥衆十萬來伐遂攻襄陽分遣前將軍劉波冠軍將軍桓石虔振威將軍

桓石民攻河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
城執僞將軍魏光進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參
軍劉襲攻武當龍驤將軍宣城內史胡彬攻下
蔡廣陵相劉牢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六月冲
別將攻萬歲筑陽拔之堅大怒遣子征南將軍
鉅鹿公叡及冠軍將軍慕容垂左衛將軍毛當
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兗州刺史揚武將軍張
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
叡次新野垂次鄧城桓冲退屯河南秋七月郭

銓及桓石虔敗張崇于鄆城

武當一作武當

俘掠二千戶

使劉牢之守鄆城桓石民與隨郡太守夏侯澄

之破慕容垂姜成等于漳水叡遣慕容垂及驍

騎將軍石越爲前鋒進臨河水垂越夜命軍士

人持十炬火繫炬于樹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

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堅下詔曰

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帥犬羊屢寇王境

朕將親巡省方登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

九州今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存君義同

一國志卷三十八
三
一體宜時進討以清宇內便可戒嚴速修戎備
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丁門在灼然者
爲崇文義從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
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又下書期克捷之日
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
書桓冲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以待之
良家子弟至者三萬餘戶拜秦州主簿金城趙
盛之爲建威將軍少年都統時朝臣皆不欲堅
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弟勸之陽平公融

言于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讐常思風塵之變
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
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
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
成仍有後患悔將何及堅不聽是時晉新除振
武將軍丁穆因堅傾國南寇潛與關中士人唱
義謀襲長安事洩被殺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
氏其後周氏得至建康詣闕上之贈龍驤將軍
雍州刺史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

督驃騎將軍張氍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衛軍
將軍梁成平南將軍慕容暉冠軍將軍慕容垂
驍騎將軍石越韋鍾等帥步騎二十五萬號稱
三十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
督益梁州諸軍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
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眾號百萬
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
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
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河潁融等兵

三十萬先至潁口遂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
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兵勢既盛京師
震懼冬十月融等攻壽春一作壽陽癸酉克之執平
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融以參軍河南
郭褒為淮南太守遂攻陷項城殺晉將軍王太
邱晉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春聞陷
退保碓石融進攻之堅衛將軍梁成與揚州刺
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帥眾五萬屯于洛澗
柵淮以遏東軍成等頻敗王師晉遣尚書僕射

謝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與前鋒都督徐
 兗青三州刺史謝玄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桓伊
 輔國將軍謝琰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
 揚武將軍陶隱等水陸七萬相繼來拒去洛澗
 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詐揚沙
 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
 復見大軍融軍獲之送於融融乃馳使白堅曰
 賊少易俘但恐其逃逸宜速進眾軍拑擒賊帥
 堅大悅恐石等遁去乃留大軍于項城引輕騎

八千兼道赴融于壽春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
 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遣尚書朱序說謝石等
 以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
 萬之眾悉到莫可與勦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
 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得志也石聞堅
 至壽春甚懼欲不戰以老其師會聞序言謝琰
 力勸從之十一月謝玄遣龍驤將軍廣陵相劉
 牢之帥勁卒五千趨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
 列陳以待牢之率叅軍劉襲諸葛求等直前渡

水臨陣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融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牢之縱兵追擊生執梁他王顯梁梯慕容屈氏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春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將士精銳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勦何謂弱也憊然始有懼色初會稽王道子聞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于鍾山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所見若

有力焉時驃騎將軍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立謝琰勒卒數萬陳以待之蚝乃退逼淮水而陳晉兵不得渡立遣使謂融曰君遠涉吾境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諸將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眾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覆之葭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軍亂

一國春秋卷三十八
七
奔退制之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以精卒
八千涉渡肥水擊之仍進決戰於淮水南融馳
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軍遂大
敗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堅衆奔潰自相蹈
籍死者相枕蔽野塞路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
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走者聞風聲鶴唳
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
饑凍死者什七八初堅等小却朱序在陣後唱
云秦兵敗矣衆遂大潰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

奔歸於晉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
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計復取壽春
執淮南太守郭褒桓石民部將晏謙攻弘農降
其東中郎將慕容夔始置湖陝二戍獲關中擔
撞技以充太樂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
征虜司馬毛璩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
而歸堅時饑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
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賜帛十疋繇十斤
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

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
困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
爲忠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
而求報哉弗顧而去堅大慚顧謂夫人張氏曰
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耶當何面目
復臨天下也潛然流涕初諺云堅不出項群臣
勸堅停項城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致於敗先
是有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破故桓溫弟豁名
其子曰石虔石民冀邀其功堅果爲謝石等所

破諸軍悉潰惟冠軍將軍慕容垂所將三萬人
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及親黨多勸垂
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屬堅初平南將軍慕容
暉屯鄖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
之攻成斬之暉棄衆遁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
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麤備未及關而垂
有二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
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爲變悔之遣
驍騎將軍石越帥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

帥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將軍平
武侯毛當戍洛陽十二月堅至自淮南次于長
安東之行宮哭陽平公融而後入告罪於太廟
大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恤
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
馬諡曰哀公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
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一作白純拒之嬰城固守
光遂進攻龜茲堅子長樂公丕先在鄴聞慕容
垂將至謀襲擊之侍郎姜讓諫止乃館垂于鄴

西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丕遣垂
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
以叛豫州牧平原公暉遣鎮軍將軍毛當擊翟
斌爲斌所敗當死之

建元二十年春正月乙酉朔長樂公丕大會群
臣請慕容垂子農不得農乃亾奔列人招集群
盜衆至數萬丕遣驍騎將軍石越討之爲農所
敗越死之晉鷹揚將軍劉牢之攻拔譙城桓冲
遣上庸太守郭寶攻魏興上庸新城三郡拔之

十一國春秋 卷三十八
廣威將軍楊佺期進據城固擊梁州刺史潘猛
猛拒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壬子慕
容垂攻鄴拔其外郛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
縣多降于垂二月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
萬爲飛梯地道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三月
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泓爲堅北地長史聞垂
攻鄴亡奔關東收集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
屯華陰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
將軍強永一作張永率騎五千擊之爲泓所敗泓衆

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
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
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不從
卿言使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
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
亂不暇近逼今暉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
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先憂宜遣重將討之堅
乃以廣平公熙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
事鎮東大將軍雍州牧鎮蒲阪徵雍州牧鉅鹿

公叡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
 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軍將軍竇衝為長史
 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討泓于華澤泓弟燕故
 中山王慕容冲時為平陽太守據河東以叛有
 眾二萬進攻蒲阪堅使竇衝討之時堅從叔冀
 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從弟高城男紹在其
 國從子高邑侯亮從弟重合侯謨守常山從叔
 固安侯鑒守中山慕容垂遣前將軍慕容溫督
 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垂遣撫軍將軍

慕容麟益兵助之慕容泓聞叡兵且至懼帥眾
 將奔關東叡勇猛輕勦不恤士卒欲馳兵擊泓
 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
 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鼯鼠之尾猶能反噬
 于人彼自知困窮致死于我萬一失利悔將何
 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叡弗從戰
 于華澤叡兵敗績為泓所殺萇遣龍驤將軍趙
 都參軍姜辦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諡叡愍公萇
 懼奔渭北馬牧以叛左軍將軍竇衝擊慕容冲

于河東大破之冲帥鮮卑騎八千奔泓泓衆至
 十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
 其衷使秦兵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
 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
 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乘輿返還鄴都與
 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
 之患也鉅鹿公輕戇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
 意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卿父子于紀僭亂
 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

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
 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如此
 垂爲長蛇於關東泓冲稱兵內侮今泓書如此
 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
 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
 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
 簡朕心此自三豎所爲非卿之過復其爵位待
 之如初命暉以書招諭泓冲及垂使息兵還長
 安恕其反叛之罪暉密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

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
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
吾燕之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
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
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
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
安改元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五月晉竟
陵太守趙統攻襄陽荊州刺史都貴奔魯陽洛
州刺史張五虎據豐陽叛歸於晉左軍將軍竇

衝入寇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
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眾寡力弱告
急於豫州刺史朱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眾赴
之衝據長安東釗勳散走六月堅帥步騎二萬
討姚萇于北地軍於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璧
等游騎二千斷其奔路右軍將軍徐成左軍將
軍竇衝鎮軍將軍毛盛斷其水運之路成等屢
戰敗之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眾數千保據
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護軍楊璧盡獲

之萇衆渴甚遣弟鎮北將軍尹買帥勁卒二萬
决堰竇衝帥衆敗其軍於鶴雀渠斬尹買及首
級萬三千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會天大雨於
萇營營中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萇軍
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亦佑賊乎何故降澤
於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泓謀臣高盖宿
勒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
冲爲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畱其弟
征虜將軍姚緒守楊渠川大營率衆七萬來攻

堅遣楊璧等擊之軍敗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
齊午等將吏數十人爲萇所獲萇皆禮而遣還
秋七月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長
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虬帥蜀漢之衆三
萬北來赴難堅聞慕容冲去長安二百餘里引
師而歸遣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戍驪山拜平
原公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
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拒冲
以少子河間公琳爲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冲

乃令婦人各將一囊盛塵皆令騎牛服文彩衣
執持長槊于陣後督厲其衆晨攻暉營於鄭西
驛出拒戰兵刃交接昌言班隊何在於是奔競
而進皆毀囊揚塵埃霧連天莫測多少暉師大
敗堅又以尚書姜宇爲前將軍與琳率衆三萬
擊冲于灞上爲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
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
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三亦有龍陽
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

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
諫堅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以燕后之禮長安又
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
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千萬株于阿房城以
待鳳皇之至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
阿房城時晋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來伐遣
巴西太守費統將水陸三萬爲前鋒亮屯巴郡
益州刺史王廣遣巴西太守康回拒之晋荊州
刺史桓石民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

陽冠軍將軍謝玄豫州刺史桓石虔等帥眾來
 伐玄至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
 鋒張願追遷及于刀山轉戰而遁玄進據彭城
 時驍騎將軍呂光討平西域還上疏曰惟龜茲
 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侯王之命入其國城天
 驥龍麟腰褭丹髦萬計盈廩雖伯樂更生衛賜
 復出不能辨也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
 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
 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九月謝玄使龍

驤將軍彭城內史劉牢之攻兗州刺史張崇辛
 卯崇棄鄆城奔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
 于河南斬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進據鄆城
 討誅未服河南城堡皆附於晉堅將張遇遣兵
 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
 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
 釗亦還走牢之進平太山追釗于鄆城釗走河
 北張遇被執歸之彭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
 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疆若斯大言責

冲曰爾輩群奴正可牧羊耳何爲苦來送死冲
曰奴則奴矣旣厄奴苦復欲取爾相代耳堅遣
使送錦袍一領遺冲使者稱有詔古人交兵使
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
本懷朕於卿恩分何如而于一朝忽爲此變冲
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今孤心在天下
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
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旣往之
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

之言使白虜敢至于此冬十月謝玄遣陰陵

一作

淮太守高素以三千向廣固攻青州刺史朗軍

至琅邪朗降于玄長樂公不在鄴糧竭馬無草
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引師去鄴始
具知西問知獻等喪敗長安危逼翟真在承營
與公孫希宋敞遙相首尾丕乃遣宦者冗從僕
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真相結又遣
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
祚期會襄國北引重合侯謨高邑侯亮阜城侯

定于常山固安侯鑒中山太守王亮于中山以爲已援慕容垂遣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與戰于襄國南大破之興走至廣阿爲垂所執光祚聞之循山走歸鄴丕又遣光祚及參軍封孚西引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以自救蚝騰以衆寡不赴不進退路窮乃謀于寮佐楊膺請自歸晉丕猶未許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等據碣磈濟陽太守郭攄據滑臺奮武將軍顏肱一作雄渡河北立營不遣

將軍桑據屯黎陽拒之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不懼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及其弟龍請救于玄致書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并遺玄以青銅鏡黃金宛轉繩等以爲之信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絕吉凶莫審密邇寇仇三軍罄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而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竭盡誠

欵速致糧援方設兩端事必無成今日之殆疾
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爲表以結
慤懃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
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
爲功况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于晋朝今
復建崇勲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
素輕不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遣逵等并遣
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于晋堅遣鴻臚郝
稚徵處士王嘉于倒獸山嘉有異術能知未然

人咸神之姚萇及慕容冲皆遣使迎之十一月
嘉入長安衆聞之以爲堅有福故聖人助之三
輔堡壁及四山氏羌歸堅者四萬餘人堅每日
召嘉與道安于外殿動靜咨之慕容暉入見東
堂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
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
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鑿駕幸臣私第堅許
之暉出王嘉曰椎蘆作遽蔭不成文章會天大
雨不得殺羊言暉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群臣

莫之能解明日大雨乃不果往曄初遣諸弟起兵於外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有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曄謀密結鮮卑之眾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為左軍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召曄及肅肅曰事必洩

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既得出門大眾便集曄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何如而忽起此意曄飾詞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曄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十二月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逵既至見謝立立欲徵不任子然後出師逵固陳不款誠并述楊膺之意立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眾二萬救鄴不告饑立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餽之不復答書於立曰今往大

文綾羅各五十疋以酬厚意梁州刺史潘猛棄漢中奔長安

建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堅朝饗群臣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僭號稱尊于阿房改元更始甲寅堅與冲戰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渠堅兵大敗遂爲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和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于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

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潰堅乃得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侯壬午冲遣尚書令高盖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手南城左軍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辨等擊破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盖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于成二壁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三月癸未堅與冲戰于城西大破之追奔至阿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

冲所掩乃擊金以止軍引還乙酉益州刺史王
 廣以蜀人江陽太守李丕為益州刺史守成都
 已丑廣帥所部奔還隴西依其兄秦州刺史王
 統蜀人隨之者三萬餘人劉牢之至枋頭征東
 參軍咸陽徐義宦人孟豐詣長樂公丕告楊膺
 姜讓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
 盤桓不進平原公暉屢為冲所敗堅讓之曰汝
 吾之才子也擁大衆屢為白虜小兒所摧何用
 生為三月暉憤恚自殺前禁將軍李辨都水使

者隴西彭和正恐長安不守召集西州人屯非
 園堅召之不至冲攻高陽公方于驪山方逆戰
 不利死之執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為馮翊太守
 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
 君雍州族望今乃從賊與之為不忠不義何面
 目以行于世乎謙以告鍾鍾慙恚自殺謙奔于
 晉堅聞方死哭之慟諡曰愍公堅左將軍苟池
 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冲爭麥冲以慕容
 永為右僕射兼征西將軍與池戰于驪山池敗

被殺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將軍楊定帥
 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破之俘掠鮮卑萬
 餘人而還堅怒悉坑之又敗冲右僕射慕容永
 于灞漭之間定佛奴之孫堅之婿驍將也勇果
 善戰冲深憚之乃納永計遂穿馬埒以自固夏
 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慕容垂逆戰而敗遂撤
 圍退屯新城乙卯垂復自新城北遁詳具慕容垂傳是
 時鄴中饑甚不帥鄴中之眾就晉穀于枋頭牢
 之進屯鄴城垂軍士饑疫死亡相繼多奔中山

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不當滅若不
 滅百姓絕缺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
 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將
 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尚書郎
 趙義汶山太守馮苗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
 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
 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于君父盡心焉盡力焉
 死而後已豈宜二哉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萇
 為土山地道輔亦為之萇眾死者萬有餘人輔

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餘其後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使人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耶卿但率城中之衆還長安吾止欲得此城置鎮耳輔以爲然帥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時有群鳥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鬪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五月慕容冲帥衆攻長安堅身貫甲胄躬自督戰拒之飛矢滿身流血被體城陷奔遁冲兵追之堅馳騶馬

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卽踟澗側垂鞍與堅不能及馬又蹠而授焉堅援之得登岸西走廬江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馮翊堡壁三十餘所推平遠將軍趙敖爲統主相與結盟遣兵負糧冒難助堅多爲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順爲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

入虎口何益汝曹三輔人爲冲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冲欲放火以爲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之意何復已已但時運圯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而衄一作困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乎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乃遣騎七百赴之而冲營縱火者反爲風焰所燒其得免者什有一二堅深痛之身

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欷歔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堅以茸松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二六月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尋求不見人跡長安城中有書曰古苻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

入五將久長得堅大信之乃畱太子宏守長安
謂之曰脫如謠言天或導予出外今畱汝兼總
戎政善守城池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
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
楊定擊冲于城西爲冲所擒堅彌懼遂付宏以
後事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幼女寶
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堅
過襲韭園前禁將軍李辨奔燕都水使者彭和
正慙自殺六月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

與母妻宗室男女西奔下辨百僚逃散司隸校
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慕容冲入據長安縱
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未亂關中土燃
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
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烟于城北觀而錄之
長安爲之謠曰欲得必存當舉烟關中又爲謠
曰長鞞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一作虜秦
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于關東果歲在
癸未秋七月堅至五將山姚萇遣驍騎將軍吳

忠帥騎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在側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縣幽之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辨南秦州刺史楊璧拒之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宏奔武都投氐豪強熙假道歸晉詔處之江州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爲梁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爲劉裕所誅八月萇使求傳國璽于堅曰萇次應歷數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于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

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見緯狀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魁偉異常驚而問曰卿于朕朝所作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亾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

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萇遣人縊堅于新平佛寺
中時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公詵等皆自殺三
軍皆爲之哀慟萇欲匿殺之名諡曰莊烈天王
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曰河水清復清苻堅
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
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
欲敗時當在江淮間一作江河邊又有謠曰魚羊田
升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升卑也言滅
秦者鮮卑也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

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卒如謠言及
丕稱號僞諡堅曰世祖宣昭皇帝堅旣被殺後
寺主摩沙蘭常夢堅曰可爲吾作宮旣而寺左
右民家死疫相繼巫者常見堅怒曰吾不宮將
盡殺新平民因共改新平寺爲苻家廟遂無復
災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祠以太牢

春秋第三十八卷

前秦錄八

春秋卷第三十九

苻丕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苻丕字永叙堅之長庶子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之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堅以爲征東將軍冀州牧封長樂公丕爲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建元二十一年丕帥衆三萬自枋頭將歸鄴城

晉龍驤將軍檀玄擊之戰於谷口玄兵敗績不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王猛子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帥幽并人眾擊慕容垂頻為垂將帶方太守平視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眾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帥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王永畱冲守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于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為姚萇所殺乃發喪

于晉陽三軍縞素僭即皇帝位立堅行廟大赦改建元二十一年為太安元年九月置百官以張蚝為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清河公王騰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公苻冲為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俱石子為衛將軍濮陽公又以左長史楊輔為尚書右僕射濟陽公右長史王亮為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梁

暢爲侍中徐義爲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立妃楊氏爲皇后子寧爲皇太子壽爲長樂王鏘爲平原王懿爲渤海王杲爲濟北王是月安西將軍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切諫弗聽乃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拒光于酒泉燉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與光戰於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將軍西郡太守索泮

奮威將軍都督洪池巴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爲光所殺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奔晉陽丕拜纂太尉進封東海王阜城侯定高城男紹高邑侯謨重合侯亮聞丕卽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亮本新平氏也固守博陵不附慕容垂十一月丕以亮爲平東將軍平州刺史定爲征東將軍冀州牧紹爲鎮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謨爲征北將軍幽州牧亮爲鎮北將軍都督幽并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

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
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皆
據隴右遣使招不請討姚萇不悅以定爲驃
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爲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
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廣
安西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
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背棄
萬乘社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丕先帝元
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鎮衡海分陝東都道

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
空毘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
大統銜哀卽事棲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耻
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冲繼凶于京邑致乘
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
天親爲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
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
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勲舊豈
忍舍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龍飛

九五實協天心靈祥庥瑞史不輟書投戈效義之士幾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始終之義在三忘軀之誠勦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時慕容麟攻王兗于博陵城中糧盡矢竭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應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兗及固安侯鑒並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衆救

兗不及而還不以敞爲平州刺史

太安二年春正月丕復以王永爲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爲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二月益州牧王廣還自成都奔其兄秦州牧王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帥其宗人一千七百人夜襲廣軍大破之三月統復遣兵助廣攻興嬰城固守夏四月毛興襲擊王廣敗之廣奔秦州爲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于姚萇興復欲攻王統于上邽枹

罕諸氏皆厭苦兵革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
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于丕
五月丕大赦以衛平爲撫軍將軍河州刺史呂
光爲車騎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使者皆沒于
姚萇不能達六月征東將軍定鎮東將軍紹征
北將軍謨鎮北將軍亮等復降于垂丕以都督
中外諸事司徒尚書王永爲左丞相太尉東海
王纂爲大司馬司空張蚝爲太尉尚書令徐義
爲司空司隸校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尚書左僕射冲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
三司衛將軍俱石子爲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
領官皆如故永又傳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
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
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
駕賊庭京師鞠爲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
未亾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
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
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烟毀發

邱墓毒徧存亡痛纏幽顯雖黃巾之害於九州赤眉之暴於四海方之二虜未為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戮力國家乃心王室各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眾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之也擁眾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為首尾以擊姚萇

丕以景為京兆尹秋七月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奕干帥鄯善王胡員叱護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萇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將軍強京戰于孫邱谷大敗之枹罕諸氏以衛平衰老難與成功議欲廢之而憚其宗強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沉吟猶豫一旦事發返為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眾將青為諸君決之眾咸以為然會七夕大宴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

路吾曹今日休戚同之非賢明之主莫可濟難也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返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異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拔南安遣使請命于丕八月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牧都督皆

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畱王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戊壺關率衆四萬進屯平陽九月王統以秦州降于姚萇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東歸丕弗許下書曰鮮卑慕容永乃我之騎將首亂京師禍傾社稷豕凶繼逆方請逃歸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其遣左丞相王永及東海王纂帥禁衛虎旅夾而攻之以衛大將軍俱石子爲前鋒都督十月與慕容永戰于襄陵永及石子大敗皆死之初

纂來自長安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不猜忌之衆皆離散及永之敗懼爲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晉桓石民遣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敗之殺丕執太子寧長樂王壽及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荀操等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于宏纂與其弟尚書永平侯師奴率不餘衆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公百官皆沒于慕容永不在位二年登稱尊號僞諡哀平皇帝春秋第三十九卷

前秦錄九

春秋卷第四十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苻登

苻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潁川王爲生所殺堅卽僞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建元初封南安王拜殿中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

坐事黜為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奔于枹罕遂歸河州牧毛興以為長史時興鎮上邽同成言于興請以登為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群好為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于時將為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志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為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遊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

而不能委任太安二年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眾伐毛興相持久之登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碩德于秦州姚萇自率眾來救登與戰于胡奴坂阜一作阜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將軍啖青射萇中之萇創重走保上邽碩德代統其眾毛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羗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總攝司馬事既而氏羗襲殺臨清伯衛平推登代之遂專統征

一國春秋 卷四
一
伐時歲旱衆饑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
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饑士
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鬪姚萇聞之急召
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食盡碩德于是下
隴奔長安十一月丕尚書寇遺奉渤海王懿濟
北王杲自杏城奔南安登乃具丕凶問於是爲
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
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國
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今三虜跨僭寇旅殷

強豺狼梟獍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于
斯大王挺劍西州鳳翔秦隴偏師暫接姚萇奔
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
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
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乃爲壇
于隴東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太安二年爲
太初元年置百官十二月立世祖堅神主于軍
中載以輜輶羽葆青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
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所欲爲必啟主而後

十一國春秋 卷四十一
行繕甲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
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
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收合義
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
以資贍卽日星馳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
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怨下雪人民大耻惟帝
之靈降鑒厥誠因歛歔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
刻鉞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稍
鉤刃爲方圓大陣知一作如有厚薄從中分配故

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
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
堡以自固旣而受姚萇官爵及萇害堅嵩等以
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帥衆降登拜嵩
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
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太初二年春正月立妃毛氏爲皇后渤海王懿
爲皇太弟遣使拜東海王纂爲使持節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

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尊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今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勸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議之纂乃受命於是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于纂有衆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等逆戰大破之斬首五千八百級三月登以竇衝爲

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爲大將軍益州牧楊璧爲司空梁州牧乞伏國仁爲大將軍大單于范川王夏四月楊定與魯王纂共攻姚碩德戰於涇陽碩德大敗姚萇自陰密救之纂退守敷陸五月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克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爲萇所敗秋七月登進次瓦亭萇攻彭沛穀堡陷之穀奔杏城八月登征虜將軍馮翊太守蘭犢帥衆二萬自頻陽入和寧與魯王纂首尾將圖長安朔方

公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
爲秦公犢遂與師奴絕九月萇軍于泥源師奴
逆戰大敗亡奔鮮卑其衆多潰登進據胡空堡
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冬十二月姚萇遣將軍
姚方成攻陷雍州刺史徐嵩堡執嵩而數之嵩
罵不絕口方成怒斬之悉坑戎士以妻子賞軍
太初三年春二月登帥衆下隴入朝邗夏五月
太弟懿卒諡曰獻哀姚萇據武都與登自春相
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解圍歸關西豪傑以

萇久無成功多來附登登軍中大饑取葚以供
軍士秋八月登立子崇爲皇太子弁爲南安王
尚爲北海王冬十月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
平畱大軍于胡空堡帥衆萬餘圍萇營四面大
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
引還十二月登以潁川王同成爲太尉

太初四年春正月登以河南王乞伏乾歸爲大
將軍大單于金城王二月登畱輜重于大界自
將輕騎萬餘攻安定羌密造堡克之將軍竇洛

竇干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克
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克之夏四月登與萇
連戰萇屢敗乃遣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邀
擊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秋七月登
進攻萇右將軍吳忠唐匡于平涼克之以尚書
苻願爲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戊平涼八月登進
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畱尚書令姚晃守安定
率衆三萬夜襲登輜重于大界營克之殺毛后
及南安王弁北海王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

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衆屯胡空堡九月
楊定攻隴冀克之斬萇從弟常執邢奴定自稱
秦州牧隴西王登因其所稱而授之冬十月遣
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前鋒大都
督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楊定爲左丞相上大
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楊璧爲大
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南秦益二州牧遣衝率
見衆爲先驅自繁川趨長安登帥衆從新平逕
據新豐之千戶固使定率隴上之軍爲其後繼

壁畱守仇池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所統大會長安政楷皆河東人初丕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據河西楷據湖陝之間遣使請命于登因而受之十二月姚萇遣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于清水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鴛泉堡姚萇救之引還萇密遣東門將軍任甕宗度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聞

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爲奸變不可信也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奸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爲豎子所誤登以安成王廣爲司徒

太初五年春三月萇攻陷新羅堡扶風太守齊益男棄郡奔還登將軍路崇強武等並帥衆降萇登攻萇天水太守張業生于隴東萇救之不

十六國春秋 卷四十一
克而還夏四月鎮東將軍魏揭飛自稱衝天王
帥氏胡數萬攻葺安北將軍姚當成于杏城爲
葺所殺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于廣鄉以應
登移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屬生逢
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卽
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
荐棘痛結幽泉山林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
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
銜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葺窮凶肆虐毒被人神

於圖讖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
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
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
懷義方與其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衆咸
然之獨鄭縣人荀曜不從聚衆數千應葺登以
質爲平東將軍馮翊太守質遣步將伐曜大敗
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爲應援十二月質與荀
曜戰于鄭東爲曜所敗衆皆潰散乃奔洛陽
太初六年春三月登自雍攻葺安東將軍金溫

一作榮

于范氏堡克之進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

範于段氏堡不克進據曲牢夏四月荀曜有衆

一萬據逆萬堡密信召登約爲內應登自曲牢

向繁川次于馬頭原五月萇帥騎來拒大戰敗

之斬其右將軍

載記作尚書

吳忠萇收衆復戰登敗

退屯于郿秋七月進攻新平萇率衆來救登遂

引還冬十二月復攻安定萇如陰密以拒之爲

萇所敗登退據路承堡

太初七年春正月登立昭儀隴西李氏爲皇后

三月姚萇寢疾見堅爲祟秋七月登聞之大喜

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

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克

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疢于逆羗以形

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

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僚進

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累爲崇所敗

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率衆

拒登登引兵出營將逆戰萇遣安南將軍姚熙

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旁出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爲何人去令吾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萇亦還安定冬十月巴蜀人在關中者皆叛萇據弘農來附登以竇衝爲右丞相衝徙屯華陰晉河南太守楊佺期擊敗之衝走

太初八年右丞相竇衝矜才尚人自請封天水王登不許夏六月衝叛自稱秦王改元元光秋七月登攻衝于野人堡衝求救于姚萇萇遣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救之登解衝圍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會萇疾甚還長安尋卒太初九年春正月登聞姚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畱司徒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遣使拜金城王乞伏乾歸爲左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二月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

之夏四月登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
里登從六陌趨廢橋興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
橋來拒復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待之登
爭水不得衆渴死者什二三與緯大戰爲緯所
敗其夜奔潰登單騎奔雍太子崇及安成王廣
聞敗皆棄城走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
衆入馬毛山秋七月興攻登于馬毛登遣子汝
陰王宗爲質于河南王乞伏乾歸以請救進封
乾歸梁王納其妹爲梁王后乾歸遣前將軍乞

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登引衆出迎乾歸兵
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爲興所敗死
之時年五十二在位九年太子崇奔于湟中僭
稱尊號改元延初諡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冬
十月崇爲梁王乾歸所逐奔於隴西王楊定定
畱司馬邵疆守秦州帥衆二萬與崇共攻乾歸
乾歸遣涼州牧乞伏軻彈等帥騎二萬拒之定
與崇皆被殺自苻健皇始元年歲在辛夷晉永
和七年至登五世是歲歲在甲午凡四十四年

